域外行脚

从加利利湖到戈兰高地

叶延滨

我们在以色列期间居住的拿撒勒城向北，就是著名的加利利湖(在《圣经》中名为太巴列湖)，加利利湖的北岸就是著名的戈兰高地。记得尼桑诗歌节中一次诗歌朗诵会是在加利利湖畔的度假中心举行。在这所中心有一间神秘的屋子，第三次中东战争后，1988年以色列和约旦签订和平协议的秘密谈判，就在这间小会议室里举行。自此，约旦断绝了与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地区军事和行政关系，为巴勒斯坦实行自治创造了条件。走进这间小屋，里面保持着当年会谈的原貌。约旦国旗旁摆放着侯赛因国王的头像，以色列国旗旁放着拉宾的头像。走出小会议室，主人指着夕阳下平静的加利利湖说："湖对面，我们与三个阿拉伯国家接壤，黎巴嫩、叙利亚还有约旦。正对着加利利湖的这一大块高地叫戈兰高地。"黎巴嫩、戈兰高地还有约旦，几乎天天在电视上展示冲突、暴力和难民的主题，但此时展现在我面前的是宁静和安详，像这无风时节的湖风，波澜不惊。

住在拿撒勒，与戈兰高地近在咫尺，我们决定去高地看一看。高地是军事禁区，如何前往？向饭店的老板打听。老板说，没有人去那里，也不知怎样去。问当地的其他人，问出租车司机，都回避这个问题。不知道，没去过，去不了，是我们听到的答案。怎么办？我从国内带来的旅游书里，查到了这么一句话："在约旦河附近的米茨佩·夏道托可以看到戈兰高地的全貌。"旁边一行极小的六号字印着："从卡裁林乘坐N057路车，每两小时一班。"这下解决大问题了。打听边境小镇卡裁林，都知道。于是我们租上一辆出租车，一吃完早餐就出发。出租车向北行驶，绕过加利利湖，继续向北爬上山地。山地道路的两旁有一些新修的定居点，土地还荒着没有耕种。到了卡裁林，安静而整洁的小镇好像一个电影排练场，看不到什么人。车站还关着大门，司机叫开门，卫生间也还锁了，交了钱，管理员才给我们打开卫生间。这样看来这个小镇没有什么访客。司机向车站管理员问清了去米茨佩·夏道托的路线，我们又继续前行。再向北，就没有民舍了，路上偶尔驶过一辆辆军车。走了不到一小时，前面山坡上出现一个高高的纪念碑，戈兰高地到了。

这是远离村庄的一座战争纪念碑，一座水泥的三角形的碑，大约有15米高。纪念碑竖立在小山丘上，山丘下的平地，是人工修建的停车场。停车场旁有一个售货的咖啡屋，咖啡屋也是关着门。看见出租车开进了停车场，咖啡店的主人才拿钥匙把门打开。小店主人住在咖啡屋旁的小房里，看来这里只有他一个居民。宽大的车场可以停放十多辆汽车，繁忙的时候这里曾经来过不少人。现在已经是11点钟了，还只有我们这一辆车。从停车场走向纪念碑，小路边到处摆放着铁轨焊成的三脚架，战壕里还躺着一排排的汽油桶，散乱的铁丝网，破旧的锈迹斑驳的军车，被烟火熏黑的石头，这些旧战场的遗痕，告诉我们这里曾是炮火硝烟的前线。走近纪念碑的基座，看见碑座上刻着12个名字，估计是这个阵地上死去的军人的名字。碑墙下有四只花圈摆成一排，四只花圈是由水泥和铁片做成的，铁皮剪成的花朵已经锈成褐黄色，灰白色的花圈上缀着褐色的花，让我的心一阵发颤。纪念碑的四周保持旧阵地的原貌，四野荒草萋萋。距离纪念碑和道路大约七八米的荒地里，半人高的草丛中拉着一道道铁丝网，铁丝网上有醒目的警告：当心地雷！再朝远处看，布满铁丝网的荒草中还有一辆又一辆战车，这些破损的战车，将战争凝固在我们面前。再朝西边远望，是戈兰高地大片平缓地区，原野上种着庄稼，生长着橄榄林，有一条公路穿过其间，向远方延伸。随公路远望，路尽头还有村落。据资料介绍，在以色列占领的高地里，还有五个村庄，村民拒绝以色列国籍，称自己是叙利亚人。眼前的纪念碑，力图给我们展现当年激烈而血腥的战争气氛。然而，放眼整个高地，安静得令人生疑。只有天上的云在动，草尖的风在动，偶尔有一辆车在远处的公路上爬动，时间缓缓地也在高地流动，这一切景象，和这个世界上任何高原一样，没有什么奇特之处。然而就是这片宁静山地，在1973年著名的六日战争中震惊世界。叙利亚大军10月6日对戈兰高地进行了55分钟炮火密集攻击后，三个师的兵力直扑高地，10月7日以色列守军188旅全军覆没，旅长殉职，叙军推进到加利利湖附近。10月7日下午以军反攻，400架飞机对高地上的叙军阵地狂轰滥炸，增援的七装甲旅顶住叙利亚三个师的军力，直到只剩七辆坦克，坚持到了战争的第六天。10月11日以色列集中10万兵力和500辆坦克发起总攻，重新占领高地，挥师抵达叙利亚首都郊外30公里，逼迫叙利亚再次交出戈兰高地。一场"六日战争"，几十万大军像是从地下冒出来，又像一阵风消失。虽然今天以色列让出高地部分"缓冲区"，交由联合国监管，但戈兰高地依旧像一个高悬在以色列和叙利亚头顶的炸弹，不知在哪一秒钟，就会被再次点燃引信……

啊，传递耶稣福音的加利利湖，高悬利剑的戈兰高地，彼此相邻，山水相望。离开以色列之后，想到在拿撒勒的那些日子，我常站在饭店房间的窗前：远处是加利利湖和戈兰高地，在山水之间，生长着一片又一片的橄榄林。啊，在橄榄树最多的地方，为什么和平却是最稀缺的梦想……

原野(摄影) 天涯

新书架

《鸦片战争实录》

李俐萍

陈舜臣，日本著名作家、历史小说大师，祖籍中国福建。1924年生于日本神户，1961年以小说《枯草之根》荣获日本第七届江户川乱步奖一举成名；之后发表《三色之家》《弓屋》《愤怒的菩萨》等小说，以严谨的结构和独特的风格确立了在日本推理文学界的地位。1969年以《青玉狮子香炉》获得代表日本大众文学最高荣誉的直木奖。此后开始转向历史小说创作，以其博学多识和丰富的想象，赢得广泛赞誉，一次次掀起日本读中国史的热潮，由此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历史小说大师。他的《大唐帝国》、《两宋王朝》、《春秋战国》，已经引进中国。陈舜臣已经成为读史热潮的一个分支。

《鸦片战争实录》是作者继代表作《鸦片战争》后的又一力作，以小说的笔触将鸦片战争的主要事件以史学家的观点勾勒出来，文字精炼，史料选取得当，知识点丰富，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历史作品。本书在日本是作者最畅销的非文学作品，是把鸦片战争题材过渡到大众读物中的第一本。

重庆出版社出版

静物(油画) 钧仁

随笔

一株百合

杜学峰

一株百合，花开在我的窗台，花的影子开在我的纸上。我知道，无论我在不在意，它都要开放、都要凋落。百合命该如此，谁都改变不了。所以当微风轻拂它，阳光沐浴它，雨露滋润它，我都无法高兴，因为我知道几天后的那个结局。

凋落，是一株百合最凄美、最伤人的时刻。担心它凋落的过程，便是在等待它的凋落，我有些魂不守舍。于是我想，与其等到那个时刻，还不如现在就凋零的好，还不如不开的好。

比如说幸福。它无论是来的悄然还是来的骤然，我都甘之若饴；无论是走的迂回还是走的断然，我都黯然神伤。因为幸福走了，可我还希望能处在那个幸福的状态，希望远逝的幸福能够失而复得，所以要等待、要回忆、要失意。时间随着指间的香烟燃烧成灰，悲伤在酝酿着神秘的加法，而我生命却在进行着简单的减法。我像一株再也不会开花的树，从一个季节的起点，站到另一个季节的终点。于是我想，如果没有幸福呢？就怀着一颗从未幸福的心从生到死，不就没有悲伤了吗？但是，我不愿这样。

比如说爱情。它在我最青春的时候疯狂地掠过了我，就像旧宅子着了火。而此劫过后，我废墟般倒在爱的尽头。身边的一切都似乎无关于心，我成了一个空心的人。没有力量再创造爱，也没有勇气去承受爱，我从此与爱情无关。把自己沉默成一泓苦水井，波澜不惊。于是我想，如果没有那场爱呢，就是单身或者找一个有些同样心境的女人相守到老，我不去关心她的心情，也不在乎她的容貌，任她按照自己规律在岁月中变丑变老，这样不是少了很多烦恼吗？但是，我不愿这样。

比如说生命。我们的生命总是在自己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就开始了，而我们所作的努力就是在延续生命，都在人为地控制着生命的长短。如果说努力工作是为了使自己和别人活得更舒坦，可是努力的本身不就是对生命的磨砺吗？如果说生命还有质量一说，那么吃西餐与吃米饭活着又有多大的区别？生命的长度摆在那里，任何人的一辈子都只是历史长河里的一滴水，大海少了我的一滴，仍然是漫无边际的汪洋。于是我想，与其折磨自己，还不如一辈子平平淡淡算了，把属于自己的时间打发完，再把人类的基因向下一个站点传递就算完成了任务。但是，我不愿这样。

窗台的百合凋落了，纸上百合花的影子也随之消失，百合又回到它从前的样子。但是百合无憾了，因为开放不就是它存在的目的吗？同样，我也无憾了，因为我真真实实地活过、爱过、幸福过。

散文

枫林

李福德

啸啸秋风送别了涌绿的夏天。高空南迁的雁阵用歌声做请柬，邀我莅临嵯峨幽谷，悦览一片片红红火火的枫林。

秋高心旷，步履轻捷。凉风鸣哨为我演奏"进行曲"。我匆匆走进山间小径，一腔恬美的惬意神情，在蜿蜒山径和层叠的峰脊寻觅，寻觅过去，也觅探未来。啊，我走进了历史，走进了梦幻，走进了赤裸裸的钢毅汉子的群体。只觉我在相认的天地，天穹衔着架架沉沉欲睡的山峰，一幅天苍苍、野茫茫的景象展现在我眼前。

绿色是诱人的，谁不怀念呢。此刻我更倾心秋图。举目凝望殷殷的桃红，粉粉的梨白的芳容谁撷走了？那柔柔的纤柳，嫩嫩的绿叶谁收藏了？还有那湿漉漉的藤蔓编织的茸茸壁毯，又迁到何处去了！剩下一个灰色、褐色、黄色的调色板。是劲风逐散了多彩的袅袅水岚，是重霜凝固了生机勃发的绿色大地，还是耕者用大手和宽肩挑走了沉甸甸的喜悦。

遥望绵绵嵯峨，都像小憩的农夫舒坦地裸露着脊背，他的憨态像是在静谧中瞻顾思索什么，神色安然，目光深远。

啊！是一缕朝阳射进了深谷，将红叶光彩映艳了风的翅膀，盘旋的风又将光粉抖落进山川里，将怡然自得的枫林染得绚丽丰艳。看！万山红遍，层林尽染，彤红蜡亮的枫叶在枫林枝头举起千千万万面小红旗，凭清冷的飒风猎猎席席，好一派蔚为大观秋之画卷。

不时，望不尽片片赤叶飘飘，紫叶飘飘，金叶飘飘，婆娑多姿。多么像烟花三月水乡蒸腾的岚霭，多么像仙女散花时艳满地、香满天的情景呀。这飘飘的萧萧红叶，他历经了几何风的凄楚，霜的凌厉。他林海丹心，是他凝固了多少明月的温情，太阳的热吻，才如此透明、鲜亮、夺目。哦，看来他的奢望满足了。不！应该说他赤心未安，才燃烧起一团团熊熊的生命的火焰，锐气不减当年，簌簌的在天地间把希望的火炬燎燃。

我面对这群"男子汉"，才意识到自己已到了不惑之年。再过几年……哦，枫林就像慈祥矍铄的老人，历尽沧桑，阅尽春色，还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地挺立着，令人敬佩。他默默地抗衡严风凌雪；他默默地用余力为人们奉献一个丹叶缀满天地的十月；他默默地沉思着怎样为明春描绘一个绵绵的欢欣。呵，枫叶不老，经霜更红，虬枝刚健，雄风凛然。

相形见绌，那些生于得天独厚的平地沃土中的柔韧枝枝蔓蔓，其豆寇华颜狂热了几番，而今垂首凉凉的沉思了；那曾在荫下溪边簇簇拥拥的修草，也没了丰绿而变得干瘪枯萎；那些滴红泛紫卖够风情的斑斓山花，很快就凋零了她的芳馨美丽，就连那些可怜的甲虫蜂蝶，也都畏缩于避风洞去了。唯有这片枫林，这片扎根薄瘠崖畔的老枫树，就像久经历史变迁及沙场考验的功臣一样，还是阳刚气足，刚正不阿，亮节不衰。

我置身这"红如二月花"的枫林，心儿像圣哲，沿小径闲步亲逛，我举手接一枚枫叶擎着，就像山峰托着一轮喷薄的红日。这异常壮美的枫林馈赠给我一片片浓缩了的乡情，和乡亲们在这块土地上播种下的对母亲灼灼的爱。我多么想变成那只小鸟，久栖枫林，让翅翼上染上迷人的丹红，嘴上整天啾啾不停地朗读着枫叶赋韵的一篇篇虹霓的诗意。

哈哈，秋风，你嫉妒也没用，我生于磨难的岁月，又从荆棘漫野的坎途上走来，何畏你的嘲弄和用根根清冷的银针刺向我的面颊，你的仇恨再升几级也不可能吓退我对枫林热烈的爱。

我敬仰你，满山枫林，树树红叶，我铭记你的忠言，看见丹叶，听见秋风，就神会你灼辣的铿锵的心声。

我不会失约，待到莽原田畴开犁时节，我再来吧，来听爽爽山风唱春歌，来拜读你的一首首嫩绿的新诗，来领略欣赏你激人的风采……

孩子吃了晚饭后，杜光辉特地给黄丽也打了份饭。可是黄丽一直没回来。杜光辉心里急，却不好在孩子面前流露出来。凡凡问："妈妈呢?有事?"

"是有事。很快就回来了。"杜光辉嘴上答着，心里却一点也没底。他安顿好孩子，出了病房，走到医院门口，正抬头，却见黄丽就靠在门边的石柱子上，很疲惫地样子。杜光辉走过去，问："怎么了?你这一天……"

"啊，没什么。我是去找钱了。总算定了。这是十万。"黄丽说着，拿出一张卡，向杜光辉扬了扬。

"哪来的?你到底去哪儿了?"杜光辉有一种异样的感觉。

黄丽一笑，笑容很有些难过，"你就别问了，回去就告诉医院，手术越快越好。"

杜光辉上前想扶黄丽一把，她却让开了。两个人不再说话，往医院里走。杜光辉闻见黄丽身上的酒气，想说几句，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。

接下来的手术十分顺利，术后的情况也比预想的好得多。在这期间，简又然一家三口专程跑了过来，简又然告诉杜光辉："王也平部长已经上任了，让杜光辉有空回部里去报个到。"杜光辉说："我这儿哪有空，手术虽然做了，术后还有一大堆事。更重要的，是术后还得要一大笔钱，我正四处想办法呢。"简又然说："也是，为着孩子，你们也掏空了，我让小苗带了一万块钱，你们先用着。"杜光辉说："这哪行?"简又然一笑，说："为了孩子，有啥不行?"

术后一周，凡凡基本上稳定了。林一达自己打了电话过来，问孩子怎样。杜光辉很是感动，手术前，叶主任专门过来，不仅仅来看了，还带了两万块钱，说是林一达书记专门安排的。那天，杜光辉本来想安排叶主任他们吃个便饭，可叶主任非说不行，倒过来请了杜光辉一次。席间，叶主任告诉杜光辉，林一达书记因为矿难的事，对杜书记很有些歉疚，也很是敬佩。林书记在他们临来省城时，一再说："一定要让光辉书记放心，孩子是根本，千万不要急着桐山的事。等孩子好了，桐山有的是事等着光辉书记回去做呢。"

不管林一达出于什么样的目的，杜光辉心里总是感动的。凡凡逐渐稳定了下来，杜光辉的心里定了不少。他告诉黄丽自己要到桐山去一趟，林书记和其他的一些人对凡凡都这么关心，总得当面表示一下谢意。黄丽说："也是，你就去吧。不过要快一点。我还有些事，可能这两天就要出去一趟。"杜光辉问："什么事这么急啊?"黄丽说："你就不要管了，是我自己的事。我等你回来。"

回到桐山，杜光辉首先就去见了林一达。林一达拍着杜光辉的肩膀，笑道："光辉书记啊，你回来了好。最近书怀县长上调后，桐山的事多啊。我正寻思着，你回来了，我也轻松些了。"

杜光辉说："我能做些什么?何况孩子还在医院，后续的治疗还很长。"

"那倒也是。这样吧。两头兼顾着嘛。马上县里要开人代会，市里正在安排桐山的人事。光辉啊，有什么想法没有啊?"林一达说着递过支烟，杜光辉接了，道："我有什么想法?我一个挂职干部，干两年就走人。只要扎扎实实地做点事就行了。"

"可不能这么想嘛！这一年，光辉同志在桐山做了大量的工作，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啊。前天，我同市里的主要领导谈话，我向他们推荐了你啊。在基层干也有基层的好处。当然这主要看你。你从省里下来，老是待在下面也是不行的。我同市里领导说，我希望光辉同志留在桐山，至于其他同志……啊，啊，不说了。好，好，你自己想想吧，想想。"林一达说着，向窗子外望了眼，突然道："快冬天了啊，樟树的叶子又老了些。"

杜光辉也跟着叹口气，林一达回过头来，说："光辉同志啊，县里的工作头绪乱，还是要抓大放小啊。我们的有些同志，就是在这方面不行。像……"

杜光辉没有搭话，但是他听得出来林一达这个"像"字后面指的是谁。

林一达见杜光辉的兴趣并不在这上面，就又随便地问了几句，杜光辉便告辞了。

快下班时，高玉打电话来，说她有事找杜书记。等了一会儿，高玉过来了，问了问孩子的事，接着便拿出一个大信封。杜光辉问："这是?"

"你别怕，也别见怪。这是窝儿山的老百姓们，为你的孩子凑了点钱。他们让我给你送来，请你无论如何也得收下。"高玉说着将信封放了。

47

连载

"回来！回来！回来说点儿什么啊，傻瓜！倔驴！"杜琳在心里哭骂着。但大寨一个晚上都再没有踏进卧室一步，而杜琳却在黑暗的卧室里心碎地掉了一夜的眼泪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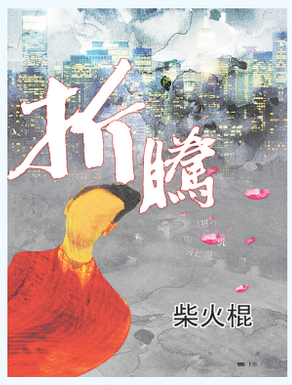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天，大寨起了个大早，在大家都起来前就自己匆匆吃了点儿早饭上班去了。

埋在一大堆未处理完的文件中有几个小时，他才抬起头来，揉了揉发胀发疼的眼睛。昨夜睡的沙发，跟睡在沙坑里没啥区别，浑身酸软，睡眠质量也不高。经过一夜的冷静，自己的气似乎已经不如昨夜那么大了。正干搓着脸，电话响了起来，竟然是老妈。

"大寨！你快去机场吧，杜琳带着阳阳去西安了。"

"西安？飞机票不是明天的吗?"

"是啊，她说想早回去，多陪陪自己爸妈，说已经打了电话改了机票了。我也拦不住，大寨……你昨天晚上抽什么疯睡客厅啊？我嘱咐你的你都忘了？你现在去，可能还能拦住他们娘儿俩。"



大寨挂上电话，浑身上下只憋出一种感觉——烦！他不明白杜琳怎么越活越偏执，越活越不讲理了！

一路有些堵车，于大寨急急忙忙地赶到了机场，查了一下航班，发现杜琳果然改了机票，搭乘一趟飞机走了。

回到家里，看了看昨夜还温热的床铺，想起杜琳昨天的眼泪，自己的心也开始有点隐隐作痛。彼此分开了那么久的时间，相聚在一起本就短暂，还非要没事找事生出这么多的是非，纯粹是吃饱了撑的。

第二天，大寨忙到中午，愣愣在办公室里出了会儿神，突然到电脑里翻看了一下自己的时间表，打了个电话给老毕："老毕，明天跟一个客户的初步谈判，你一个人能搞定吧？……嗯……好，你一个人去好了……对了，赶紧去给我现抓一张明早到西安的机票。"

这一天，杜琳跟老爸、阳阳去看兵马俑，老妈要在家里准备大餐。中午，杜妈妈就随便吃了点儿面条，继续跟小保姆准备晚饭。门铃响了起来，一开门，老太太大吃一惊，竟然是于大寨。

"妈，我抽空过来一家人聚一天，这次杜琳回来时间短，一家人好几年没有聚过了。"大寨手里拎着给丈母娘买的保养品，憨厚地说着。

"哎呀，哎呀！你要把我吓出心脏病啦！哎呀，不是吓，是高兴的，你怎么不事先通知一下?！我这年纪大了，这种突然惊喜怕这心脏都承受不来啊。"老太太拍着胸口，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赶紧把姑爷让进来。

拉着姑爷坐沙发上，寒暄了一个钟头，突然想起来："大寨啊，你也累了吧，你看看我，你快去小琳房间休息一下吧。他们出去玩也快回来了。"

"我不累，妈，要不我帮您做点儿什么吧。"

"不用，不用，哪能让你做啊。我做，今天我做得开心。你去吧，去吧，看看报纸杂志什么的。"老太太塞了一卷报纸在大寨怀里，把他推进了杜琳的卧室。

大寨笑笑不再拒绝，转身看了看杜琳的卧室，以前结婚的时候来过，还是老样子没有变，他又看了看杜琳大学时的照片，那个灵动秀气的女孩，一爱起来就不要命的，当年吸引他的就是这股子疯劲儿和率真。他手插裤兜又环视了一下屋子里，看到桌子上扔了支笔，地上掉了一张白纸，他走过去，弯腰捡起了那张白纸，上面是潦草的几行字，看墨迹像是杜琳新写的：

飞絮如绵花似雪
风过浮云掠
无语谢君心
覆水东流
梦碎庭前月

杜琳一直喜欢玩儿这种小资的把戏，以前就喜欢弄点儿风花雪月的词，甚至强迫大寨来对，大寨对这方面实在是不开窍，调教半天，也就冒出个"睡觉吃饭是黄金，老婆孩子在掌心"，被杜琳一顿臭扁。大寨突然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，再度瞟了一眼那张纸，杜琳的几句词如果横着写成一行，可能效果还没那么明显，可偏偏她是对齐了一句一行，谢东庭那三个大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凸显在了大寨的眼前，他的心一沉，眉头一皱。

杜琳跟孩子和老爸在外面疯跑了一天，推开房门进来，阳阳大叫着扑到正在弄凉皮的杜妈妈怀里。

"阳阳，快洗脸去，别去蹭外婆，泥猴子一样。"杜琳拍着儿子脑袋。

"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我就喜欢我这个泥猴子，不猴外婆还不要。"杜妈妈笑着看了眼杜琳："小琳，你绝对想不到，大寨跑回来了。"

13

地址：郑州市陇海西路80号 邮编：450006 电话：社办公室67655999 67655545 广告67655632 67655217 发行67655600 广告经营许可证：郑工商广字001号 印刷厂67655623 零售1.00元